

之十一

圖文：方外行

## 沙田今昔

### 沙田大圍之打虎英雄

香港光復後，聚居沙田大圍之陳、韋、唐、吳、許、莫、袁、李、楊、黃等姓村民仍多以務農為主，重過着風調雨順境泰民安的日子。

一九四七年初冬，村民於秋收後開始歡度餘閒，時有結伴上山狩獵之舉，十月中某天，村民吳培福聯同親友吳殿平、吳兆堂、韋水保及楊寬等五人組成狩獵團攜單响獵槍四枝，獵犬四頭，於上午十時許自大圍村出發，浩浩盪盪經田心、徑口於中午稍後抵達今日沙田瀝水廠附近，同行五人即各自散開，分頭搜索獵物。由於當年該處仍屬人跡罕至之原始森林地帶，獸類經常出沒，黃猄之屬猶多，吳氏所帶四犬，曾有效地聯陣驅趕體型較小之走獸向山上奔竄，以便其他獵者狩捕。突然，羣犬吠聲停止，畏縮不前，吳氏已警覺鄰近必有較兇猛之野獸潛伏，正擬自肩背間取下獵槍，說時遲，那時快，一頭踞於巨石上之老虎已縱身飛撲而

與虎搏鬥後留下之傷痕



下，張口嚙向吳氏，吳氏當時尚在壯年，且孔武有力，仍能以背靠一巨石，雙手緊握虎頸，拚命向上推舉，該虎重約餘斤，身長逾七呎，前後肢伸展，斜壓吳氏，由於吳氏背靠石壁，雙手緊扼虎頸借力向上拚命推舉，面首則力頂虎胸，雙方搏鬥中吳氏左手臀部已為虎爪所傷，隨着左肩及左口角亦先後為虎所咬，左頸與牙齒均脫落，血流如注，痛徹心肺，思潮激蕩，感覺一己之生命尚屬其次，但若一旦身亡，往後不知尚有多少人當遭其所害，今日縱使來個同歸於盡，也總算為地方除一禍害，際此生死關頭，祇有強忍痛楚，拚命力扼虎頸。漸漸，吳氏感覺虎胸起伏加速，氣喘而掙扎，動作比前緩慢，本身亦漸感不支，估計相持已達二十至廿五分鐘，吳氏最後鼓其餘勇，雙手竭力橫推，該老虎即一個翻身，連跳帶躍，兩起兩落後即蹲伏於兩丈以外一石上喘息，但仍虎視眈眈，吳氏亦即深深吸氣一口，扎馬取槍，祇

惜左頸，左肩及左手踵受傷甚深，無法把子彈上膛，惟有怒目緊盯老虎，再作無可奈何及更進一步之應變。

周遭的環境異常平靜，祇聽到秋風刮起輕微的沙沙樹响，人獸的喘息聲，半凝的血液滴在地上之聲，四頭獵犬早已逃得無影無踪，山上的獵友更連做夢也沒想到谷中曾發生一幕驚心動魄的人虎搏鬥場面。經過一陣人虎對峙，還是老虎先掉頭，緩緩走入林中，吳氏由於無力舉槍也祇好目送其隱沒，然後摒息定神，扶傷蹣跚上行，還好很快便與其他獵友會合，各人馬上分頭為吳氏裹傷，更飛奔下山報警，最後，吳氏被送到廣華醫院，留醫逾兩月始痊癒，身上各傷處至今仍留下明顯的疤痕。

當年被譽為沙田武松的打虎英雄吳培福先生今天已屆六五高齡，但身體仍然非常健碩，兩目炯炯有神，三十年來一直「好獵不倦」，在野外的深山溪中，留下了無數足跡與彈痕，年前東北區山豬為患，吳氏亦曾組隊前往狩獵，憑其豐富之經驗及準確之槍法為村民除害。至今家中仍藏有獵槍及養養獵犬多頭，每當身披戎裝，手持獵槍，仍覺其雄風如昔。

吳氏今已遷居白田村，在穀寮自設果園，閒來則戲犬、養雀、弄孫為樂，或顧舟臨海垂釣，或結伴登山狩獵。

筆者按：儘管吳氏之人虎搏鬥事跡在警方及醫院方面均有紀錄可查，但由於與此事件有關之老虎始終未被捕獲，因此本港唯一的虎踪紀錄祇有一九一五年三月八日發生在粉嶺地區的一宗。

二十年前與吳氏馳騁於野外之獵友及在大嶼山大白獵獲之兩頭黃猄(吳培福供相)



⇒日據時期被日軍大隊長石川據為指揮部之大圍陳氏祖屋



△吳氏戎裝英姿及其獵獲之山豬，此圖攝於六年前(吳培福供相)





勒馬洲望深圳河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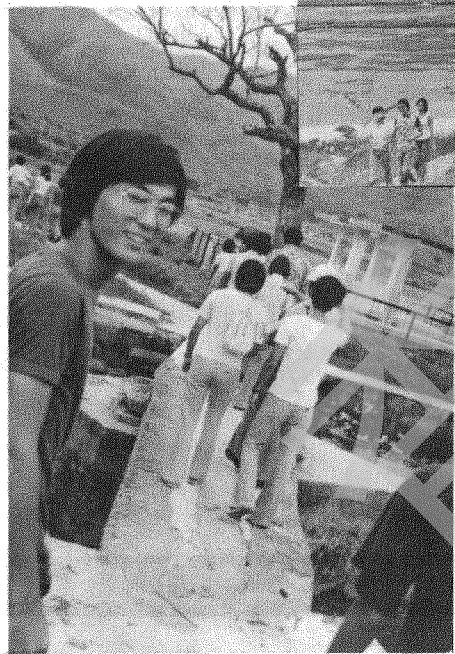


參加當日遊程之部份社員及友好

訪罷曾大屋



便母橋



社員攝於上水廖氏祠堂前



藍田東區 進青社主辦

## 「古蹟文物一日遊」

麥世明



周王二公書院

離開了水尾村，我們便啟程返市區。雖然用了一整日的時間去參觀各古蹟，但大家不祇沒有覺得白費時間，而且還有意猶未盡之感。我對古蹟是門外漢，今次舉辦「古蹟文物一日遊」可以說是個新嘗試，從今次之實地查訪各參加者都得益不少，對香港古蹟也有進一步的認識。

第一站是勒馬洲，這裏是著名的國際遊覽區，邊區風光可以一覽無遺，而且可以一睹劃分港華的深圳河的風采。同時又可以欣賞到華界平原、新田、米埔、元朗區的秀麗的景色，不失為郊遊攝影寫生的好去處。

第二站是上水古祠，該祠為廖氏之宗祠，為三進式之古老建築物，內有文魁及文學士牌扁各一。遊罷古祠，我們沿鳳溪，遙望有「萬里長城」之稱的華山及觀賞上水平原之風光。

第三站是凹頭山邊之一鄧氏祖墳，我們沿公路側的一條野草叢生的小徑直達此墓。此墓穴名為「狐狸過水」，為鄧惟汲之墓。宋徽宗時惟汲父起兵勤王，並救宗室某氏於危難，某氏以女妻惟汲，故惟汲被封為稅院都馬而此墳又名「都馬墳」。

第四站是勒馬洲，這裏是著名的國際遊覽區，邊區風光可以一覽無遺，而且可以一睹劃分港華的深圳河的風采。同時又可以欣賞到華界平原、新田、米埔、元朗區的秀麗的景色，不失為郊遊攝影寫生的好去處。

第五站是錦田的古慶園，傳為鄧伯符等所建。四圍圍牆以青磚砌成，圍牆四周築有炮樓，圍外有護城河，並加連環鐵門，以為防盜之用。一八九九年英軍接收香港，當年古慶園之村民關閉鐵門自守，後鐵門為英軍所繳去。其後由鄧族父老向英國要求發還。終於一九二九年五月鐵門物歸原主，並立銅誌於門側紀念之。

第六站，亦即當日旅程最後一站為錦田之水頭村及水尾村。我們首先從古慶園步行入村內，不消十分鐘，即到達便母橋，此橋由六塊大石板組成。相傳為一孝子為方便母親渡溪送飯而建成的，故名便母橋。沿橋直入，路旁有一周王二公書院。相傳清廷政府礙於海盜猖獗，下令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後得廣東巡撫周王二公保奏，而獲放歸故里，鄉民為感其恩，建祠紀念之，後改為書院。及至水尾村，於道旁發現一老樹，樹根抓着一間殘破之青磚古屋，古屋之形象依稀可辨，蔚為奇觀。再沿小道行數分鐘，便到達一所古時之練武廳內有三把具有百餘年歷史之關刀，最輕的也有六十餘斤。最後我們到達一所殘破之建築物，名為文武二帝書院，內有文武二曲星之神像。院前有一走廊名為「白石巷」，以廢置多時。據悉此巷亦有其典故。當年若被稱為白石巷弟子，即為有識之士。

第六站，亦即當日旅程最後一站為錦田之水頭村及水尾村。我們首先從古慶園步行入村內，不消十分鐘，即到達便母橋，此橋由六塊大石板組成。相傳為一孝子為方便母親渡溪送飯而建成的，故名便母橋。沿橋直入，路旁有一周王二公書院。相傳清廷政府礙於海盜猖獗，下令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後得廣東巡撫周王二公保奏，而獲放歸故里，鄉民為感其恩，建祠紀念之，後改為書院。及至水尾村，於道旁發現一老樹，樹根抓着一間殘破之青磚古屋，古屋之形象依稀可辨，蔚為奇觀。再沿小道行數分鐘，便到達一所古時之練武廳內有三把具有百餘年歷史之關刀，最輕的也有六十餘斤。最後我們到達一所殘破之建築物，名為文武二帝書院，內有文武二曲星之神像。院前有一走廊名為「白石巷」，以廢置多時。據悉此巷亦有其典故。當年若被稱為白石巷弟子，即為有識之士。